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下
五上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履勅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張同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下

宋孝宗二

乙酉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車駕詣圓壇行禮端誠
殿受賀畢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錢端禮等同班
奏事於後幄上宣諭曰宿齋日大雪及饗京靈太廟圜
丘素得晴霽禮成端禮等奏曰斯實陛下誠意格天端
禮等退具奏訖宣付史館從之去歲有司請國朝郊祀

多用冬至乾德元年藝祖初郊是年冬至適近晦日遂改用十六日甲子至道元年李繼遷叛遂改用次年正月所有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郊祀可遵藝祖近晦之義太宗改卜之典詔以來年正陽之月雩祀之辰尋又遵至道典故用獻歲上辛丁卯起居舍人王稽中奏臣每念國朝罕有世家惟將家子有能世其家如曹彬之子瓌种世衡之子諤諤之子師道皆世為良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武弁為恥上曰卿此言甚當及至

作文官又皆了不得稽中奏今國家閒暇正當選將萬
一用武倉卒不可得之上又曰卿言甚當乃奏乞於大
將之家選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
將可用若其無虞不妨陰壯國勢上曰卿此論極當深
得今日之切務王稽中又奏曰陛下留意北人然北
人皆負陛下如賀允中老不知退遭白簡罷王之望謀
國前後反覆異詞尹穡姦邪與湯思退陰結死黨使季
南壽往來傳遞言語士大夫目之為肉簡牌共為欺君

誤國弛去邊備鈎致北人渡淮幾危社稷上曰如尹穡
猶可罪朕初以腹心待之乃姦邪至於如此穡中又奏
曰如王逯雖未甚有施設然多與尹穡屏人切切細語
士大夫皆謂之姦邪賴陛下先知其姦乃併逐之士大
夫猶服聖聰 庚午詔館職朕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
以待顯擢苟不親吏事知民情則將來何以備公卿之
任可今後更迭補外歷試而出以稱朕樂育真材之意
乙亥進呈大理寺勘到韓璉頓遇孔福案節目上曰

韓璉亦合從重錢端禮等奏昨初得指揮欲令永州居住續奉處分合賀州編管上曰可令臨安府差人押赴貶所再呈頓遇案節上曰北人未過淮首先望風逃避且與貸死免真決刺配海外又奏孔福亦望少賜寬貸上曰孔福統三千餘人見北兵繫橋更不迎敵及至橫澗山寨又棄兵民先走使盡被害罪不可恕當依軍法翌日詔孔福頓遇屯戍守邊郡金人未至棄城逃避內孔福又棄橫澗山寨致本處人民盡遭殺戮情犯猶重

孔福特依軍法施行頓遇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免真決可刺面配吉陽軍牢城收管 二月癸卯進呈
有司以久雨引比歲例分遣郡縣吏禱于山川神祇上
曰應天當以實此不必也兩浙以歲澇飢民流徙未復
業比聞兩路身丁錢絹皆取於五等下戶其議蠲除之
朕出內庫金幣歸其數於有司凡可賑贍以便萬姓者
條具以聞小大之獄豈無冤滯其令御史慮囚朕將避
殿減膳以答天譴 詔兩淮合行屯田以便軍實昨來

郭振於六合措置已見就緒今來已除鎮江府都統制
所有淮南東路屯田理合委官令郭振同王第周綜疾
速措置其合用種糧農具牛畜等一就條具聞奏尋命
鎮江建康鄂州荆南都統并兼提舉措置屯田兩淮湖
廣總領淮南湖北京西帥漕兼提舉措置屯田守臣兼
管內屯田事 是月尚書左僕射陳康伯薨初高宗倦
勤有與子之意康伯密贊大議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
冊上即位禮遇優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及是薨御書旌

忠顯德之碑表其墓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廷上謂輔臣
曰陳康伯有器量朕扈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
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繆出至殿廬而疾作輿
至第薨三月丙寅刑部侍郎王弗進楚莊王定國是
故事上曰王弗進議誠有國之大戒今日之先務也朕
當與執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至以歸於是期共守
之時錢端禮起戚里為首參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相
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所逐弗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

說以助其勢於是吏部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非且為上言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此懼不可為子孫法及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諷使求去是秋出俊卿知建寧府而端禮亦卒不相是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丙申詔廬州兵馬都監郭璘特令再任以金人渡淮保守焦湖舟船無慮也是月金使來上國書始謂上為宋皇帝云 吳璘來朝尋進封新安郡王判興

元府明年改判興州 五月己酉朔上諭輔臣曰今邊
事少寧卿等當為朕留意人材錢端禮奏人主之職惟
當辨君子小人若朝廷所任純朴厚重之士則浮偽自
革實效可成上曰固知如此君臣之間須相警戒 庚
戌中書舍人洪适進對上曰卿所繳秦壩差遣甚當向
後有合繳事不須劄子但批敕將來又曰如有出自朕
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繳來初秦壩陳乞宮觀适繳奏秦
檜藏姦稔惡金珠充牣其家壩乃其不肖之孫華屋厚

藏輒稱累重仰祿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故也 辛亥上
諭錢端禮等曰早朝與卿等每不從容今後晚間少暇
時當召卿等款曲論治道端禮等既退又遣中使傳旨
每遇晚召公於東華門入詣選德殿奏事

大事記曰自隆興二年詔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間
意有未盡自今執政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
殿又明年諭近臣曰早朝每不從容今後晚間少暇
當召卿等款曲論治道故召於選德見於祥曦引於
水殿宴於觀堂從容坐席之間畧同賓友軍國大政
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敷奏有疑當關決者
隨即徹間故洪适於晚對而見御屏列監國郡守姓
名周必大施師點於榻前而論辨可否如其事未施

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某除未分當則以徇情廢法責允文至謂朕有闕失卿亦不可不極言此宰執晚召之更相儆戒也如此

甲寅臣僚言唐任劉晏二十載今之戶部始用也未必擇之精既用也未必任之久多不一歲少或半歲已徙職而去矣孰能為國家周虛實究源流而圖善後之計哉伏望陛下畧依唐故事博選中外之臣其材之可用者而試以財計之任又觀其稍有所成而付之版曹之職苟稱其職雖數遷而至乎二府職固不徙也勿奪

其權使之得以號令州縣而趣督倚辦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權衡低昂而通融流轉焉夫然後國之有無軍之裕乏民之利害皆得而責之彼亦將朝思夕計畢精竭慮自任其責而不辭矣從之 辛酉中書舍人洪适進仁宗久任許元故事上曰洪适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弊今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遷易其興利除害績用修舉並依故事優加旌擢顯用施行 壬申詔法令禁姦理宜畫一比年以來旁緣出入引例為弊殊失

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內刑名有疑令刑部大理寺看詳指定聞奏永為常法仍行下諸路遵守施行其刑部大理寺見引用例冊令封鎖架閣更不引用是月宗正丞林邵言祖宗玉牒昨緣南渡散失不存前後修纂惟太祖一朝事迹已經安奉太宗玉牒雖已成書尚未進入太上今上玉牒目今見修自真宗至欽宗凡七世並未下筆緣近來體例每修一朝玉牒必取旨開局方始修纂十

年方許一進則是列聖之書雖百年而未備臣今自修真宗玉牒十年計四十卷望令本所日下繕寫同仙源積慶圖進呈降下玉牒殿安奉從之 六月壬辰進呈

右正言程叔達章論廬州申蝗蟲遺種生發徧滿田野損傷苗稼淮南運判姚岳却行申奏蝗自淮北飛渡前來皆抱草木自死仍封死蝗以進上曰岳敢以為嘉祥更欲錄付史館可降一官放罷為中外佞邪之戒 丙午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解其

數頗寬士取應者往往捨鄉貫而圖漕牒至於冒親戚詐戶籍而不之恤且牒試之法川廣之士用此可也而福建則密邇王都亦復漕試見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闕得替官一年內亦許牒試本宗有服親用此可也而中表總麻之親亦許牒試或宛轉請求或通問囑托至有待闕得替官一人而牒十餘名者欲乞申嚴詐冒之禁其見行條法候今舉既畢付之有司重詳損益立為中制從之又言國家三歲科舉集草茅之士親策于庭其

間豈無一事之可行然有司考試多以文采為尚考在前列者始經御覽其間有言及諸郡軍民利害實迹偶文辭不稱寘之下列往往壅於上聞誠為可惜乞自今有論及州郡軍民利害事實令初考覆考詳定所各節錄緊要處候唱名日各類聚以聞從之 秋七月庚戌

知池州魯訢申稱本州管下竹生穗實如米飢民採食之仍圖竹實之狀緘囊其物以獻臣僚論歉歲飢民食其不當食之物誠出於飢餓迫切而已今池之民採竹

實而食其亦迫切甚矣。嘗任在牧民，顧以為美事，不謂之姦諛不可也。較其罪與姚岳同科，欲望聖斷，將嘗罷黜施行詔從之。辛亥進呈王大寶劄子，奏理財宜務

本抑末農者天下之本也。而商賈逐末競利日繁，宜抑之以助農。如前日免行之令，偶因曹泳建言廢罷，欲乞講明損益以復前制。上曰：曹泳所行唯免行一事，至今人以為是，民不可擾難以施行。臣僚言守臣之弊重內輕外，革之宜更出迭入。若未歷州縣不得居清要，未

任監司不得居郎曹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庶幾官宿其業人效其職無因循苟簡之意矣
詔令中書省置籍 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坐後有金漆
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為兩行以黃簽標識居
官者職位姓名上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作此屏其皆是
華夷圖甚便觀覽卿等於都堂亦可依此 錢端禮等
奏三省密院吏恐有額外人數乞降指揮不得存留上
云此等事正在卿等行之已有指揮何待再行約束卿

等若不能制吏何以糾察官僚 乙丑進呈臨安府結
斷鋪翠銷金玉三八等事上曰聞外間翠羽甚多若申
嚴指揮未必禁得治一件足以警衆錢端禮奏今宮禁
既不用自然外間可革 是月詔諸路監司帥臣將見
任老疾守臣限一月公共銓量聞奏知縣委守臣體訪
申取朝廷指揮如監司守臣互為容隱御史臺覺察以
聞 鑄當二錢以工部言小平錢工料委與當二錢一
體遂詔從之未幾從戶部之請給會二千萬仍將川蜀

昨來發到鐵錢十五萬貫與會子品搭錢銀及公據於
兩淮州軍相易其銅錢仰赴所在官司交納每七百文
償以會子一貫尋以難行而止 八月己卯進呈營屯
田文字上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碩
朕欲撥付建康軍中以助軍食亦以示至公之意卿等
便可批旨施行 進呈減罷寓宣房額外錢端禮等
因奏前日面得指揮減省權攝使臣反額外人吏次日
刷具盡皆減罷九日到漏舍有承旨司謝褒再三執覆

須要存留王興祖等四人蓋有謝梓是其子上曰人吏何敢如此可重作行遣乃詔謝褒罷樞密院令史送處州編管令臨安府日下差人管押前去 庚寅詔應今後文武知州軍諸路釐務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見辭並令上殿批入料錢文歷如託避免對並不得差除赴任委臺諫監司常切按察以違制論 癸巳臣僚言去歲江西湖外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脚耗折為名收耗米什之

二三此二弊也公吏糾脚百方乞覓量米則有使用請
錢則有糜費此三弊也以關會償價許之還以輸官然
所在往往折價至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詔逐路委
漕臣并提舉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安
坐不恤奉行簡慢必罰無赦 甲辰洪适等奏昨日張
說傳旨詢問醫官換授事吏部供並無條法惟有王繼
先以特恩換授上曰伎術官自是不許換授舊無條法
之事豈可創卿等亦當如此 乙巳洪适等奏近來士

風奔競爭圖換易舊有指揮已有差遣人不許入國門
新授差遣人限半月出門今乞降指揮宰執不許接見已
有差遣之人上曰如此則失之隘但在卿等力行是
月立皇長子愔為皇太子大赦 洪适奏浙東鹽司久
闕官乞令宋藻不候告前去上曰卿等曾諭宋藻支還
亭戶錢否聞監司所至又要倍斂錢物送胥吏至有六
七百千首須丁寧鈐束 九月丁巳進呈付出嚴別劄子
洪适等奏後省已曾看詳只是編類之書舉子所用但

以其筆札之費欲與免一解葉顥奏獻言者大率只要
僥倖上曰亦不奈何若不采納便是塞獻言之路 癸
酉洪适等奏近有湖南漕臣任詔均州守臣戴之邵皆
自請討賊之邵臣等不識之須嘗上殿特與改官不知
何如人陛下尚省記否上曰其人亦誕妄今不須留在
極邊可召赴行在別與一近裏開慢差遣 冬十月甲
申臣僚言私鹽之不可禁者其弊三亭戶煎鹽入官官
不以時給直往往寄居為之干請而後予之至有分其

大半者一也煎煉之初必須假貸於人而監司類多乘時放債以要其倍稱之息及就場給直往往先已剋除其半而錢入於亭戶之手者無幾二也鹽司及諸場人吏類多積私鹽以規厚利亭戶非不畏法以有滑吏共為表裏互相蒙庇三也伏望申嚴禁戢從之 乙酉執政內務進對洪适等奏連日祠事恐聖躬少勞又蒙宣召不知有何處分上曰亦別無事只為卿等兩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假恐事有積壓适奏陛下勤政如此

臣留正等曰天下萬機之務無窮而人主應之亦無窮此古之聖人所以常有兢業之念而無怠荒之志也是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一日之間斯須有不敢懈者禹之功萬世永賴猶曰克勤于邦文王日昃不暇食以咸和萬民皆用此道以詔方來壽皇勤於聽政日對大臣講求治理于時兩日不奏事則有宣對之言且慮休澣相連庶政或有留滯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者其遠矣哉

十有一月丙午上曰張師顏有一道之寄却公然以

魚蠅來此作苞苴可特降一官如或不悛重寘典憲便

今報行 已未詔後省旋次抽摘取上書可採者撮其

樞要斷章取義立為篇目繕寫進呈從起舍趙師訓之

請也 執政晚對上出牙牌一面鐫吏戶禮兵刑工贓
吏字疏事目於下方上曰朕已令製造數副記朝廷事
卿等亦當依此以備遺忘 十二月己丑進呈刑寺擬
斷廣州新會縣令盧曇慶案為受周浩關節收禁梁棟
等致死擬斷徒二年私罪該赦書原上曰國家法令多
寬官員犯罪遇赦皆原只虧得以下人可特與勒停
丙申進呈刑寺擬斷陸知剛等詐官案大理寺並引赦
贖銅刑部擬特旨陸知剛陸知微陸知茂各決杖編管

上曰所犯情重可並決配廣南孫大雅發陸知剛亦不易可特與職名是日降御筆近勘陸知微等詐官冒請事情法兩重刑寺約法斷刑並皆不當王弗可放罷陳良翰可降一官放罷當職官吏議罰將上既而潘景珪元徽之吳交如劉敏求各特降一官人吏並杖一百勒停以洪适為僕射兼樞密使知樞密院事汪徹為樞密使是冬令監司郡守闕到即奏事訖之任如本貫川廣見在本鄉居住之人即仰知通結罪保明取旨

是歲和義郡王楊存中薨追封和王謚武恭其祖宗
閔為永興軍路總管陳歿父震知麟州建寧寨亦死於
敵難存中天資忠孝慷慨有大節從戎河朔高宗一見
遂授以心膂之寄前後轉鬪大小二百餘戰金創被體
終始宿衛四十餘年上以舊臣尤禮異之呼郡王而不
名存中父子相繼死難母張氏見震不屈亦引脰而死
宗閔遇害祖母劉氏流落隴蜀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
闕數千里卒迎以歸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卒為

名將御軍寬而有紀律所用將士不私部曲之舊輕財重義施不少吝所居建閣以藏御書上為題曰風雲慶會之閣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蔣希直前奏云竊惟中書政本之地舍人之職不特掌行詞命而已故事亦許繳駁臣雖時暫兼攝亦不敢以承乏而怠於職事儻政令之有過舉除授之有失當不免時犯天聽尚賴陛下容納上曰正欲卿如此不特政事與除授之間雖人主有過失亦可論奏

丙戌乾道二年春正月丙辰進呈郭振申董超等陞差
上曰年皆及否洪适等奏年皆已及上曰立定年限方
可杜其私意 壬戌進呈建康都統劉源繳納到逃亡
事故橫行拱衛大夫至副尉軍兵將校都虞候至押官
付身二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件上曰付身還有許多否
洪适等奏果有此數見今委都司毀抹上曰此事甚不
可得於是詔武畧大夫忠州團練使劉源特轉武顯大
夫高州防禦使 甲子進呈汪應辰乞優恤利州路運

糧百姓而漕臣亦具奏乞運糧二碩人支錢引三道計合降度牒八百餘道上曰中間亦曾免了一處洪适等奏成和等四州已嘗免夏秋二稅一年京西路諸州亦免二稅一半上曰利路運糧每碩與二千可紐計度牒支降二月丙子詔宰臣奏乞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舉監司郡守可依薦舉舊法如犯入已贓當同罪餘皆畧之庶多薦引以副任使庚辰進呈臨安府勘到殿前司軍兵裴義等三名盜取駱昂錢物內有蕭郁呂宣未

獲洪适等奏訓練隊將專管一隊事務不為無罪上曰
統制官如何休得須各與降一官适等奏統制乃王公
述兼帶御器械陛下行罰雖親近不免天下安得不畏
服耶 丙戌進呈戚方申審陞差統領官孟俊充統制
副將董苑充統領洪适等奏孟俊今年九月方及三年
董苑充統領係陞二等上曰孟俊可依差董苑陞二等
恐後援以為例且已之上又曰立定年限省多少事亦
是良法 壬辰進呈戶部措置每月官兵俸料減支見

錢分數月中可省二十萬緡上曰不若且依舊例事稍動衆不可輕改是月遣使賑兩浙江東饑三月甲辰進呈吏部申安穆皇后堂姪女夫沈獻補官方十二歲年未及格又趙氏乞收使故夫郭瑛恩數與康汝濟等嶽廟差遣上曰補官只爭三年無甚利害可待年及恩例既不合換嶽廟只可依條洪适等奏陛下以至公存心雖懿親不為少回況臣等豈得用私意邪壬子內降詔曰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

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與除而不乖者罹酷朕甚患焉
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罰必當
罪用迪於刑之中 丁巳進呈殿前司陸差將副等洪
适等奏陸差但以年限殊不較量能否合亦呈試事藝
上曰拘以年限自是國家法令今後遇有陸差卿等可
間點三二名就堂下審驗與之語言能否自可見矣
庚申進呈吏部長貳措置到選人改官引見令立班移
近軒陛逐一宣名其間聖意或有所疑之人即乞指名

宣諭吏部侍郎令同到都堂審驗如不中選即取旨別作施行上曰如此施行全在卿等盡公方得其實 甲子給事中魏杞等劄子今來皇太子已講授孟子徹章上曰可令講尚書治國之道莫先於此君臣更相警戒無非日所行事朕每無事必看數篇

臣留正等曰仰惟壽皇天縱英明聖學高妙見於政治之迹莫非咸五登三之隆蓋其垂精載籍深有得於上古之書謂每無事必看數篇勸講諸宮亦以是書猗與盛哉臣等竊惟治國之道無出於畏天法祖恤民用人大端而書實具之其君臣更相警戒若禹之告舜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益之戒舜罔游

於逸罔淫於樂傳說之告高宗無啓寵納侮無恥過
作非周公之告成王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荒於酒德
此其警戒之深功著明者無逸立政
猶拳拳焉此固萬世帝王之龜鑑也

辛未進呈李信父上書大畧謂守令不得人且舉其
所見閩之一方者言之如蠶未成絲已催夏稅禾未登
場已催冬苗陛下固申加禁止矣今蓋有今年而追來
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荒郡僻邑有先二年而使之輸者
如編戶差役官吏全不究實陛下固申警言有司矣今則
受財鬻法以合差役者隱焉其不應役之家則自甲至

癸以次相及使致賄以求免如節次減免租負何嘗不巧作追呼也如粳稻不得收稅而今之收稅者自若也如過犯不得入役今之入役者自若也常賦之外泛科名色容或循習訟牒不問大小輕重或罰使輸金或抑使買鹽頃歲小不登鄉曲小民十百為羣持仗剽奪借艱食之名以逞其私憾倒廩傾困所在皆然官不能禁也上曰李信父書詞理甚可取此五事合如何施行汪澈等奏守令得人即無此弊上曰可行約束已降指揮

召赴都堂審察卿等更看其人如何於是詔戶刑部檢
坐見行條法指揮申嚴約束行下如有違戾去處卿監
司覺察按劾聞奏 是月親試舉人賜蕭國梁以下及
第出身有差榜首本趙汝愚以故事降居第二 洪适
罷相奉祠以臣僚交章論之也 夏四月甲戌朔進呈
劉拱等以措置李金賊徒了畢推賞上曰朕已批與劉
珙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卿則不然能為朝廷了事
誠可賞也 丁丑上諭執政卿等當謹法令無創例以

害法如胥輩廉局之類切不可放行 戊寅詔淫雨為
沴害及禾麥可令侍從臺諫講究所宜以聞其臨安府
并諸路郡縣見禁刑獄立限結絕委官分詣檢察 乙
酉臣僚言訪聞昨御營司招收弓手所管三千三百人
見在殿司以殿司而有弓手之名色目不類又聞王琪
招收百姓一千四百人專充養馬并輜重突頭大率游
手不妨在外營趨又聞馬司逐月勘支効用軍兵一萬
六千三百餘人似與密院兵籍房數目不同望付密院

審實銷落虛數所有弓手并養馬軍兵並行揀閱將強壯堪披帶之人收附以充戰士尅羸老弱並行揀汰詔委都承檢詳揀閱仍取會不同因依申密院於是檢詳晁公武取會殿前馬步三司在外諸統帥之兵各開具置籍聞奏上曰朕令殿帥王琪措置三軍有堂記子將各人武藝注於其下甚易見丁酉進呈莫濛程逖司馬倬等奏知荆南李道所為乖謬政出胥吏妄用經費專意營私盜賊羣起不即擒捕上曰李道輒恃戚里敢

爾妄作可與放罷葉顥等奏陛下行法不問戚里天下
聞之孰不畏服耶 己亥臣僚言祖宗留意考課之法
王安石始罷之欲望遵用太宗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
日別給御前印紙歷子至於興某利除某害各為條目
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祖
宗法與見行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 是月除浙西
園田以其壅水害民田故也 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
事葉顥罷以臣僚論列也仍將納賂求差遣人林懋能

周良臣送大理寺 五月甲辰進呈饒州闕守臣葉顥
等擬俞翊且言其作邑有聲鄱陽大郡但此人履歷未
深上曰選材治劇亦不須較資格也可依擬差 丁巳
上宣諭宰執曰近日臣僚劄子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
更宜勉力如朕有所不至處卿等須來理會或事有不
可任但來執奏 庚申御筆不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
魏杞奏其間却有任監司人未審令與不合除授上曰
監司察州縣者也事同一體 丙寅詔今後看詳四方

投獻書劄文字擬定等第將上 丁卯詔行下諸路監
司守臣察今秋有田禾不熟之處預先講求救荒之政
如將來水旱去處却致無備必寘于罰如備預有方當
議推賞 六月壬午林安宅蔣芾奏臣等備員宥地所
職在於兵將如二三大將陛下之所深知偏裨之間有
才者亦多但臣等素不相識無以知其才否欲自此與
之相見上曰卿等於審察或陞差之權貨務如兩淮人
過江南許將交子於務場換易會子江南人過兩淮亦

聽用見錢或會子就務場對換交子行使 九月丙午
知鄂州汪澈劄子臣頃任御史嘗舉選人李允升以賊
汙送大理寺所有臣繆舉之罪望有司施行詔特降兩官
甲子詔今後臺諫侍從章奏各置一簿隨所上錄之
一以留禁中時備觀覽一以授大臣使之詳閱有事已
行而輒廢或行而以法有礙於民未便及監司郡守言
與事違者各以時糾之從秘書少監汪大猷請也 是
月溫州水災遣使賑之 地震 知上元縣李允升坐

贓貸死決配建康帥守王佐坐容縱允升尋醫離任追
兩官勒停建昌軍居住提刑袁孝以失按降一官禮
部員外郎莫濟為司農少卿魏杞奏曰濟嘗中詞科且
掌南宮牋奏但恐議者以為蹊徑未是上曰中都官初
不清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無害也
濟尋奏言為治在於任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
久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
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罷

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才似乎稍驟也詔所論甚當凡百執事各勤乃職期底於治

汪大猷奏乞令諸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任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各十月乙亥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

奏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檢柅吏奸至於愚暗所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時訓敕之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奏自古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貞觀之治上曰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人言未嘗不鄙之上退御講筵講罷上曰朕雖無大過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所未至賴卿等補益周執羔等奏曰陛下聖明事無過舉上曰卿

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梁克家奏容臣等退思苟有闕失不敢不盡言周執羔嘗進對上曰卿有所言朕未嘗不行朕有過失卿當直言有司之過失亦當言之進呈知溫州劉孝躋劄子以本州大水之後乞降度牒應副修築塘隄事上因言朕近日覽神宗紀見是時災異甚多何故魏杞等奏天出災異譴告人君正如父母訓飭為人子者不必問自己已有過無過但常恐懼修省而已上曰卿之言甚善若不畏懼修省自取滅亡

之道也 己丑臣僚言役法科擾大略有弓兵月巡之
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
差有催科捐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
勞凡此之類皆役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如
前科擾天下幸甚詔監司常切覺察 先是饒州歲貢
金一千兩詔減十分之七 雨雹 十一月辛亥執政
進呈次上出吳蓋妻趙氏乞故夫遺表恩澤奏異姓上
曰不知前此有無體例可以行否魏杞等奏容檢照舊

例上曰今後有文字更不批出只與卿等理會庶幾不錯杞等奏若無例臣等亦不敢行陛下欲只與臣等理會如此政令豈有過舉者 乙卯詔執政私第接見賓客除侍從稟議職事外其餘呼召取覆官止許各接見一次 丁巳殿中侍御史單時言伏覩制旨監司於所部保明郡守郡守於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稽考臣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舉之人

治狀之目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舉得其實則受上賞舉失其實則寘重憲庶幾選舉之法得矣從之

甲子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抽摘進呈三司軍馬有旨慰勞錫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曠暨皇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開霽是月起居舍人洪邁直前奏臣幸得以文字薄伎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閒之燕獲聞玉音凡所摘諭莫非中的徽言善道可為世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考諸起

居注皆據諸處闕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政記亦莫得書故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臣伏觀今月五日給事中王曦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微諸侯以強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實訓論文章之弊上又曰文章以理為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上曰寬則容奸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陛下蔽以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

究恐非所以命侍立本意欲望聖慈令講讀官自今各
以日得聖語闕送修注官仍乞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
記注庶幾百世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明文思之懿從
之步帥陳敏言本司所管官兵二萬餘人今汰去老
弱二千餘人以所請錢米論之歲費四十八萬貫推究
諸處共約有三十萬餘人以十分為率汰去一分老弱
計三萬人每歲可省七百二十萬貫如是則費用省而
國自富老弱去而兵自強矣從之 十二月庚寅左司

諫陳良祐奏今之言利者多要生財生財乃所以病民
國用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於民者已
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取見所養官吏與兵之數
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
吏三分以備非常如此則上下兼足上曰朕常有志放
免和買及折帛等錢以寬民力但如今未暇良祐奏舊
來本無此等錢皆是軍興時科取講和之後依舊不除
今取於民者竭矣若制節國用令出入有度稍有蓄儲

即可行陛下之志矣上曰因卿之言當定經制 辛卯
詔朕惟理國之要裕財為重夫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
量入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
可同知國用事庶幾上下同德永底阜康 丁酉起居
舍人洪邁奏天下萬務出命於中書審於門下行於尚
書所以敬重政令期於至當而已初無文武二柄東西
二府之別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畫黃
宰執書押既完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

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畫黃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微有所偏況今日宰相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為有嫌欲望詔樞密院自今已往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詔從之然樞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是月以葉顥魏杞為左右僕射簽書蔣芾兼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兼權參政先是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游

獵白石俊卿時為吏書上疏力諫後數日入對上迎謂
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俊卿再拜謝上
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為忠臣矣 兵侍陳巖肖因對奏
近都宣麻並拜左右二相同日除參樞二執政中外相
慶以為得人然臣以為大臣當稍付之以權使之任天
下之責上深嘉納 曾覲龍大淵以舊恩竊寵士大夫
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獲罪時陳俊卿受詔
館北使大淵為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

謁亦謝不見一日中書舍人洪邁見俊卿曰人言鄭聞
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曰不知也詰語所從
邁以大淵對俊卿他日入對畢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
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而播之於
外以竊弄陛下之威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
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俊卿再拜謝退遂出
二人於外中外快之北使來庭俊卿以故事押宴使
者致私覲其狀花書而不名俊卿却之掌儀懼白俊卿

恐生事俊卿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前故事耶使
者詞屈乃問俊卿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為
陳公屈耳自是遂為例

丁亥乾道三年正月甲辰內降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
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持巧心設貳端者有禁朕選任
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來顧以獄情白於執政
採取旨意以為輕重甚亡謂也夫人臣舉要有司致詳
閱實之初五聽參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當而已而

又何咨焉繼自今其祇乃心敬於刑惟當為貴母習前
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有攸赦 癸丑何逢原
除金部郎官上曰恐儒者不肯留意金穀事如呂搢問
簿籍都未知卿等可面諭何逢原令留意職事

臣留正等曰戶部理天下財穀卽位其間共有五而
司珍之責莫重焉為郎於此而恬不以事為意則均
節邦之財物考其薄正莫其地守以制盈虛之柄者
將孰任其責也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夫委積芻牧之
微雖聖人未嘗有不屑為之心也而況司珍之事又
有大於委積芻牧者乎書
皇聖訓與夫子若符節

是月度支郎唐掾言自紹興三十一年即造會子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貫在乾道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有八百餘萬貫在民間未收今來諸路綱運依近降指揮並要十分見錢故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致流轉不行商賈低價收買輻湊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擁併喧闐今欲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權貨務召人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擁併之弊而會子在民間亦不過

數月便可收盡詔先次給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
候出賣將盡取旨接續給降 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
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
不許過江是致民旅未便今措置令銅錢會子依舊任
便行使應官司見在未支交子令差人管押赴左藏庫
交納 二月壬申上曰朕已草得一指揮理會財用少
須降出御筆云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
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已上五項請給

數目并非泛支用造冊進呈便從此月為始外路軍馬
可降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自此遂為定式 上
謂輔臣曰蔣參政理會財用已尋見根源初帝因謝新
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敏揀
汰二千人戚方揀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
施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給雖減
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必又招六
千人填額則是添六千人耗蠹財用矣契勘在內諸軍

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俟財用稍足可逐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上以為然故有此宣諭

乙亥架閣衛博論用人宜緣所長棄所短上曰卿言極是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必不知樂知樂者必不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 丁丑上言敵主葛王禽荒日事田獵修造宮室上木之工不止後宮

亦多其侈靡又過於顏亮大與初即位時不同要之人
主侈心一生其弊至此朕每以自儆戒卿等見朕有過
亦當規正 蔣芾奏臣近朝德壽宮恭聞太上皇帝玉
音云主上勤儉過於古帝王上曰朕亦自以為勤儉無
愧唐太宗惟是功業遠不逮太宗芾奏功崇惟志陛下
既有此志守之以不急何患功業之不成 壬午起居
舍人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於几閣多有
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使中書之務不清

無甚於此上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
訟縈於簿書日不暇給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承朕見
欲理會卿所論可謂至當宣諭葉顥曰今日可進入
武臣薦舉兵將官冊子朕欲周知其人顥奏宜於無事
詢訪以備緩急陳俊卿奏陛下曾記得王存否其人似
尚可用上曰朕識之麓暴之一人老矣智力皆無所用
也乙酉詔降下武經總鑑孫子令密院委使臣一員
給賜鎮江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

賜一本 乙未進呈環衛官元有指揮不許差戚里前
日得旨差潘才卿有礙元降指揮上曰卿等如此理會
甚好可別理會 戊戌諫議陳天麟言近探報敵聚糧
增戍以其太子為元帥居汴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
上曰此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卿等見文字否
葉顥奏琪至都堂議論尚未定魏杞奏淮東之備宜先
措置清河楚州高郵一帶庶可遏敵糧道上曰若把定
高郵不放糧船過來則敵不能舉留淮上自當引去也

三月庚子宰臣葉顥乞抽回江州兵馬上曰此豈得已亦要熟商量近來招兵練兵皆容易惟養兵最難此豈有定論他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顥又奏昨日陳敏對陛下必已分付六合事上曰亦說却欲帶步司人去顥奏陳敏甚曉地利且有志立功名上曰若陳敏鎮守高郵甚好却別擇一步帥亦難得人是月宣押殿前可選鋒軍九百人騎入內射夏四月丙子宣殿前司選鋒等軍五百八十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庚寅

右軍統制張平奏事上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動有功者雖讎與賞有罪者雖親與罰是月併利州東西為一路以吳璘為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為人剛毅靖深喜大節略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為之用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玠死璘為大將守蜀捍敵餘二十年隱然

為方面之重其威名亞於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
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
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
嘗著兵法二篇追封信王謚武順 五月戊申上曰昨
批韓曉奏狀知隨州林嶷放罷如此處置莫是葉顥奏
臣昨見言者論罷韓曉臣知林嶷陰遣其家屬在行在
納短卷於臺諫臣方欲再開陳令陛下批下可謂明見
萬里之外陳俊卿奏近日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

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上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
詔戒諭臺諫 辛酉王炎奏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
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為不
宜上曰此何害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昔徐庶言通世
務者在乎俊傑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他不足卹 是
月振泉州水災 安奉太宗真宗玉牒及三祖下僊源
積慶圖哲宗寶訓 六月癸酉上曰朕欲依祖宗故事
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數日進入朕親閱之可釋者釋

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為虛文可降指揮今後並依祖宗典故丁亥度支趙不敵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用但資冗隨未見精雄上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肓是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代吳璘也允文尋言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為忠義而州縣全不加卹分占白直應副往來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欲乞差皇甫倜為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

專一主管於農務隙時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
分守諸關從之 秋七月辛亥臣僚言戶部申請諸路
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之
村疇之間人戶彫疎彌望皆黃茅白葦膏腴之田耕猶
不遍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於期限且冀有厚
賞不免監錮保長抑勒田鄰乞寬以一年之限戒約州
縣不得抑勒如有違戾重寘典憲從之 癸丑諫議陳
良祐奏民間傳邊事多是兩下說成為備雖不得已要

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衆論以為無益上
曰正欲為備如何無益良祐奏萬一敵人衝突兵不能
守則是為敵人築也今遣二三萬人過江敵人探知却
恐便成釁隙上曰若臨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
奏更願審思今日為備之要者無過選擇將帥收蓄錢
糧愛民養士上曰卿言甚是 甲寅上曰淮東備禦事
此須責在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誤事卿等宜熟與
之謀魏杞奏臣等昨為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

但當稍稍應副之而已上曰是 是月以皇太子懣疾
大赦天下尋薨 閏七月丙寅朔宣諭曰朕欲江上諸
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帥亦
使主將有顧忌不敢專擅作過 戊寅郭剛除鎮江副
都統上曰郭剛之除聞鎮江軍中甚喜葉顥奏郭剛甚
廉軍中素所推服 庚辰上論理檢院故事因謂葉顥
等曰朕常思祖宗創立法度以貽後人後世子孫不能
保守極可惜上又曰創之甚難壞之甚易蔣希曰臣嘗

記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破題四句云
天下至大宗廟社稷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
而有餘上曰誠為明言希奏所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
也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意則事事放倒
馴致敗壞故人主每欲自警戒常恐一念慮之失上曰
朕非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為可惜
也癸未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有五官糴浩瀚而本
錢積壓不支間或支俵而官吏尅減計會糜費貧民下

戶皆不樂供官而太半糶於私販一也綱運之人非巨室則官吏載縣官之舟藉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糶二也州縣斥賣多置坊局付之胥輩其權秤之減尅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問私價輕而官價重官鹽雜而私鹽真鄉村之民太半食私鹽故官糶不行三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寘於驛壁私販猾商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敷賣官食鹽與夫借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綱到數日支給甚至拋敷賣之數

付之者保攤及僑戶其見在鹽却封椿不得支出謂之
長生鹽若人戶不願請鹽只納數數之半以貼陪官將
官鹽貯之別所以添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攪撲
民戶貼陪錢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
五也況閩中崇岡峻嶺淺灘惡瀨商旅興販流轉實難
故鈔鹽之法不可行乞講究利害盡革前弊明年二月
施行 癸巳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
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

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
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
之臣將有棄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羨餘之弊
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遣小郡往往匱乏而近
者四方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重折苗米或倍稅商人
至有取新賦以積餘錢損積逋以與州郡州郡無以自
給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所未便一也和糴之弊湖南
江西為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賀

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糴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倘有以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止之上嘉納尋以珙為翰林學士珙嘗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踈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

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既立則雖事物之紛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 八月乙未朔 是月禁兵官交結內侍時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奏外議內臣中有王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

亦當併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獄成陳瑤決配循州李宗回等降罰有差於是詔戒兵將官交納內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戾必罰無赦上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檢察奸弊留數月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奏曰今但遴選主將則宿弊當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

信任今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他當一聽之今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伸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失上可其奏且曰宴設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議者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俊卿又不可獨奏言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

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
詞不可遽鄙夷之而遂自為失禮以徇之也蔣芾猶守
前說俊卿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
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
禮他時輕侮何祈不至此猶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之
葉顥魏杞罷相奉祠以郊祀雷變故也 詔戒士大

夫因循苟且誕謾奔競之弊 命臺諫侍從兩省官指
陳時政闕失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

俊卿言於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為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當務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卿曰此豈足以勞聖德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問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劉珙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脩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漢之高光皆

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修政之功哉珙曰高光初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為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為也上深然之十

二月甲寅詔諸路訓練兵官將逐州揀中見教閱禁軍
內事藝取高強身貌強壯為上等事藝高強身貌瘦怯
為中等餘並為下等限一月置冊開具申審院 是月
詔今後已降指揮合待報事令諸房置簿隨日抄上時
行檢舉拘催仍令左右司勾銷結甲如有違慢去處三
省開具取旨 是歲定改官以一百人恤賞以二人四
川換改官以二十人為額 廣東提舉茶鹽石敦義坐
盜鹽腳錢入已貸死刺配柳州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上

宋孝宗三

戊子乾道四年春正月甲子朔 是月籍荆南義勇民
兵先是前知荆南府王炎奏荆南七縣主客佃戶共四
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雙丁以下及除官戶
并當差戶人外淨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只教
閱一月若比以贍養官軍八千四百人歲當錢四十萬

貫米一十一萬石紬絹布四萬餘疋今纔歲費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獲此一軍之助利害豈不較然易見

二月甲午朔 是月詔福建路建劔汀邵武四州軍科賣官鹽騷擾民戶可將本路鈔鹽一項盡行住罷轉運司每歲合抱發鈔鹽錢二十二萬貫並與蠲免却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并將椿留五分鹽本錢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以賣鈔鹽為名依前科數騷擾初巨僚極言其弊詔令前漕臣沈度陳彌作

看詳來上遂有是命未幾沈度奏事上曰前日觀卿所
奏鹽事已盡蠲十五萬緡以寬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
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祖宗之舊以養兵之費未能如
朕志又言四川有鈔鹽綱有歲計鹽綱鈔鹽綱者為抱
納鈔鹽錢窠名歲計鹽綱者每斤除分隸增鹽錢鹽本
等錢外其餘係州縣所行市利錢即以充納上供銀錢
等用今鈔鹽窠名已盡行除放州縣只是搬賣一色歲
計綱須令置場出賣不得科抑於民給僧牒一千道

紫衣師號五百道助四川總司 以蔣芾為右僕射王
炎賜出身發書樞密院事 雨雹大雪 三月癸亥朔
詔舉制科 夏四月壬辰朔 是月賑綿漢等州饑尋
以饒信及建寧府等州饑遣司農寺丞馬希言同提舉
常平官賑濟降僧牒一百道付建寧府戶部降米五千
石賑衢州饑荆南府僧牒二百道衢州一百道饒信米
各三萬石雷州水賜十道 進呈欽宗實錄并帝紀禮
部貢外郎李燾奏修史先進呈帝紀自淳化始凡所以

先進呈者羣臣筆削或有失當因取決於聖裁故號為
進呈記草 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元年至
治平四年閏二月 五月壬戌朔令常平官歲按倉儲
六月甲午上曰昨日汪洊對云去秋江西水數州之
民至有無藁枯餵牛者朕都不知陳俊卿奏去秋沈樞
亦申來言水災陛下所以預令理會和糴上曰卿等更
別措置今後水旱須令實申來蔣芾奏曰州縣所以不
敢申恐朝廷或不樂聞今陛下詢訪民間疾苦焦勞形

於玉色誰敢隱上曰朕正欲聞之庶幾朝廷處置賑濟
尋詔諸路漕司以水旱之實聞州縣隱蔽者並寘于法
辛亥度支趙不敵言方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槩
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諸路供
億以時別無蠲減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
之用不闕然賦入之科名猥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
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如
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

則督月椿倉部則專糴本催理雖散於五司悉經於度
支藉之古人量入為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
知其所入之數也哉臣因置為都藉會稽窠名總為揭
貼事雖方行簿書草具而條目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欲
望付之本曹自茲為始歲一易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遠
遵行不惟財賦易以稽考抑使胥吏無所容奸從之
丙辰詔守臣罪狀顯著或職事不舉而按司不即按劾
却因他事發覺三省具姓名取旨守臣不按知縣亦如

之秋七月壬戌臣僚言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服飾
亂常習為奢華聲音之娛以鄭亂雅臣竊傷悼中原士
民淪溺日甚延首企踵欲自致於醇樸之化者三四十
年却不可得而東南禮義之民乃反墮於妖媚之習而
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靜夜十百為羣吹鷓鴣撥琵琶
使一人綵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不可不
懲伏望戒敕守臣檢坐紹興三十年指揮嚴行禁止詔
從之甲申詔諸路運司行下所屬將灾傷處各選清

強官遍詣地頭盡與檢放或不實不盡有虧公私被差
官并所差不當官司並重作行遣其被水甚處令監司
守臣條具合措置存恤事件聞奏 是月親錄繫囚先
是詔以疎決並為文具令有司具祖宗典故朕當親閱
至是後殿臨軒決遣罪人 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
陳俊卿兼知樞密院事言於上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
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指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
納為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為後時今以參預首負奏

行政令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
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日面納上曰卿能如此朕復
何憂俊卿每勸上親忠直納諫諍抑僥倖肅紀綱講明
軍政寬恤民力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俊卿曰召三五
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於是
上嘉俊卿之言多所聽從大抵政事復歸中書矣龍
大淵既死上憐曾覲詔召之陳俊卿曰自陛下出此兩
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欲召還恐大失天下望臣願

先罷去上感其言遂止不召 贈王悅官悅知衢州死

之日百姓巷哭即為立祠於徐偃王廟其喪出城百姓號慟聲振原野悅愷悌慈祥視民如子是春乏食悅發廩勸分使百姓不至失所自中夏闕雨悅竭誠祈禱絕不如葷早晚一粥幾月餘日題之壁間有乞為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之語竟以是卒詔贈直龍圖閣仍宣付史館 八月乙巳度支郎官劉師尹論頃年因軍須額外創添賦入欲乞漸次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

妄用一毫只為百姓又論漢宣帝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上曰宣帝中興只此數語今吏不稱職所以民未受實惠 癸丑知温州胡與可以支常平錢五百貫并係省錢五百貫賑給被水人戶自劾上曰國家積常平米政為此也可放罪 是月行乾道歷初將統元紀元歷與劉孝榮所獻新歷委官測驗互有疎密遂令太史局參照新舊行用尋禮部侍郎程大昌言新除歷官互有異同難以參照而新歷比舊歷則為稍密遂詔令太史

局施行新歷以乾道歷為名未幾禮部郎李燾言歷久必差自當改法恭惟列聖臨御未有不更歷者獨靖康偶不及此今統元歷行之既久其與天文不合固宜況歷家皆以為雖名統元其實紀元若紀元又多歷年所矣歷術精微莫如大衍大衍用於世亦不過三十四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隨時改歷此道誠不可廢抑嘗聞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劉洪要言至論也

舊歷差失甚多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明效大驗但
比舊歷稍密耳厥初最密後猶漸差初已小差後將若
何故改歷不可不重也謹按仁宗用崇天歷自天聖至
皇祐其四年十一月月食歷家言歷不效詔以唐八歷
及本朝四歷參定歷家皆以景福為密遂欲改歷而劉
義叟獨謂崇天歷頒行逾三十年方將施之無窮兼所
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歷象之
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脗合辰刻辰刻

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仁宗從義叟言詔復用崇天
歷義叟學為本朝第一歐陽修司馬光輩皆遵承之崇
天歷既復用又十三年至治平三年始改用明天歷歷
官同琮等皆遷官後三年明天歷課熙寧三年七月月
食又不效又詔復用崇天歷琮等皆奪所遷官崇天歷
復用至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歷奉元歷議沈括實主
之明年正月月食奉元歷遽不效詔問修歷相恩人姓
名括具奏辨故歷得不廢先儒蓋謂括強解不深許其

知歷也然後知義叟所稱止於敬授人時不必輕議改
移者不亦至言要論乎欲乞朝廷察二劉所陳及崇天
明天之興廢申飭歷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益募能者
熟復討論更造密度使與天合庶幾善後之策也詔送
太史局仍令諸路求訪精通歷書之人 九月壬申禮
部貢外郎李燾論對論科舉等事上曰科舉之文不可
用老莊及佛語若自修於山林何害儻入科場必壞政
事 甲戌戶部郎官曾逮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於賢

曰任於能曰使則賢能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謂之使能此不可不辨上曰論得甚好

癸未新差權發遣衢州劉風奏對論朝廷不當顯以

才取人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冬十月辛卯前四川制置使汪應辰面對讀劄子至畏天愛民上曰人心易怠鮮克有終當以為戒上又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應辰奏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一部尚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二十五上

九

書中君臣更相警戒言語雖多要皆不出此道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是月蔣芾起復左僕射陳俊卿右僕射芾辭乞終喪詔從之先是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某人上命召之俊卿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有才俊卿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俊卿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後卿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俊卿

曰若爾即琪為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廡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俊卿亟草

奏言曰王琪妄傳聖旨移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

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也人主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此而不誅則亦何所不為也哉謹按律文詐為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某官張方者因某事發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
卷二十五上

十

覺俊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丞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之報至是因琪事復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則又有旨收還前命俊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敬為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察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一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奸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甲比年以來漸至隳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聞及

此踰月又因王琪奸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
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歎服而
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得申審豈
不留滯而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今
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
不知耳豈為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
廷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出內陛下之命令耳凡事奏審
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況此特申嚴舊

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為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溫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先是劉珙進對語切遂忤上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珙與王炎略更一兩字即以投進以為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除

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前申請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旨為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上色悔久之又奏言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為江西帥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上手札留之俊卿請益堅上不許且曰卿雖百請

朕必不從上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大閱于茅灘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賞有加焉 十二

月戊子朔 是月召魏掞之以諸司薦其行高識遠學術該通孝於親友於弟召赴行在至是入對上曰治道以何者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掞之議論可採賜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將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掞之先事白宰相曰王安石父

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
程氏兄弟唱明經學以幸來今其功為大請言於上廢
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
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
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其它政事有係安危
治亂之機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皆不見
省則移書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掞之前已數數
求去遂以迎親予告歸行數日罷為台州州學教授掞

之自少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揆之已見紹興三十

一 先是福建諸司薦興化軍仙遊林彖行義召不至

諸司又薦彖行義授迪功郎添差本軍教授是歲蠲

廣德軍月椿錢湖廣總司申江鄂荆襄三處軍馬歲

約用凡百八萬四千餘貫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奏興

洋之間紹興初義士係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洋

州大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雖未申到

約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歲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為利便甚明 有以四明銀鑛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陳俊卿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士有以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

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
佐國用則亦不至於擾民矣

此事當是俊卿為泰政時
然不得其月日姑付此年

之末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是月徐子實新知無
為軍陳獻屯田利害上以其可采遂除大理正充措置
兩淮屯田官二月辛亥中書舍人汪洵奏而給事中
又於制敕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正中書
違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已來間有駁正中書

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則是中書門下混而為一非神
宗官制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 壬子又言
詔令之出始於中書又經門下審覆然後付分謂之成
命近年以來往往書讀未定即已行下所屬或傳報於
外詔制勅未經兩省書讀未行 是月雨雹 罷制國
用司以其事併歸三省戶房 三月戊午明州州學教
授鄭耕道進對奏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
大對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屢稱善夫知道理為大則

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上曰固不當任私意

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親與故者若不順道理則曰予無樂乎為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壽皇聖帝因臣下論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當任私意嗚呼盡之矣

壬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上曰到任應有事與郭垠同共深切議論淮甸義兵可依時教閱不可久勞有妨種耕如城修了當可因往逐州軍按閱廂禁軍或見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來 癸未臣僚言國家置武

學養士皆月書季攷以作成之而武臣登第止許參選
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壓猥多差遣艱得後雖許通
注沿邊親民巡尉往往皆遠惡去處多不願受是致武
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養甚非朝廷教育作成之意欲
望睿旨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有兵機練達武藝
絕倫可為將佐者許侍從薦舉乞賜召對量材擢用或
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庶幾有以激勸
詔令監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是月親試舉人

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
仍舊參知政事 夏四月辛卯左祐劄子契勘楚州係
極邊重地路當衝要本州之東地名鳧魚溝北沙一帶
抵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乞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
移往前去置解舍警察奸盜緣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搬
運海州軍糧間探之類甚為濟用其一帶正瀕淮海與
射陽湖通濟地分濶遠誠恐本官出巡臨時闕官拘轄
今欲初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機察淮海盜賊聽

羊滋使喚從之 是月詔去歲災傷州郡流移人令常
平司所在收卹賑給 五月癸亥刑侍汪大猷言國家
立保正之法緣法中許願兼耆長者聽故數十年來承
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充蓋保正一鄉之豪官吏百須
可以仰給故樂於並緣以為已利凡有差募互相對糾
乞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限一月條
具來上俟到令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為定制從之
詔後省官置言事籍看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

者條上 是月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

六月戊戌上御便殿初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以致目
眚至是康復陳俊卿密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
籍籍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聞陳以致驚動聖躬虧
損盛德非細事也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
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
所偏溺而不得為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
凡前世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

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盖神武之略志
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陛下誠
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為爪牙明賞
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
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
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又曰古之命大臣使之朝夕納
誨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
形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

李絳而不行臣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又曰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况毬鞠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銜縶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間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蹏擊逐之間無所蹉跌盖亦幸矣豈不

為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
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
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己厲行一以太祖為法則盛德
光輝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明哉

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上面諭曰卿言可謂愛朕
前此時為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上大喜
之詔輔臣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自嘗戒 賜孔
璨官宣聖四十九世孫也 秋七月丙寅宰執言近日

上書論邊事者悉送兩編修官擇其可行者與可去者
或可留存者各以其類相從置簿抄上以備他日採擇
之用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乙未中書門下省奏

白劄子寺劄丞簿學官大理司直密院編修之類謂之
職事官朝廷所以儲用人才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
數政除授猥監賢否混淆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風俗欲
望持降指揮今後職事官須見闕方得除人其已差人
却恐待次之久無闕可授乞朝廷稍復諸州添差釐定

通判簽判教授屬官等闕以處之他時職事官有闕却
從朝廷於曾差下人內選擇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
朝廷紀綱稍正詔已差下人如應赴任半年內許令赴
上在半年外人各以資序高下除授一次其所復添差
等闕今後更不作闕三省常切遵守是月以陳俊卿
虞允文為左右僕射九月丁巳中書門下省勘會諸
路監司近來多不巡按官吏貪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
去處又多容縱隨行公吏等乞覓騷擾理宜約束詔諸

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民間疾苦糾
察貪惰不職官吏仍具詣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
等乞覓騷擾當議重置典憲 己未新江東運副程大
昌朝辭上宣諭曰近來監司多不巡歷卿為朕徧行諸
州察守令臧否民情寬抑悉以聞奏 丙寅起居郎林
機論諸郡守臣欲郡計辨集而不恤縣道之匱乏致使
橫歛及民上曰甚不體朕寬恤之意且如稅賦大重朕
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次第為之機又奏曰諸處有羨

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求恩倖上曰今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却之 壬申詔三衙諸軍應有違

軍律弊事統兵官特與放罪差主師措置日下盡行除革其軍校有因教閱損壞軍器官為給錢修補軍身火飯務令飽足不得多歛錢米却行減尅借差軍兵戰馬多破白直諸處窠役回易私占官兵悉行拘收入隊教閱務要軍政整肅諸處送到官負月給並應副索客及諸般名色掊斂減尅陪填贏落以為私用等錢物亟計

贓論罪私借人馬亦計庸科斷其違戾統制統領將佐
從主帥按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主帥失於糾舉亦重
作行遣先是樞密院奏國家撫養戰士全藉主兵官督
責教閱以備緩急使喚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私
意恣為不恭顯是有害軍政遂條具十一事乞行懲革
故有是詔 是月復監司避本貫法 是秋令監司帥
臣臧否守令 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惟祀于郊在國
之南就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

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圓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丘之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誠殿今城西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三歲親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並即圓壇以遵舊制從之續禮部侍郎鄭聞等言國初沿襲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丘謂祈穀大雩享明堂祀園丘也惟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士趙叡之請有

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又寓於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丘之隅有淨明寺欲乞遇明堂親饗則遵依高宗皇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從之 冬十月庚子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束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嚴甚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逮朝廷拋降和糴却以出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申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

是月賑溫合州水災守臣不以聞各降官落職放罷
監司各降一官 十一月甲寅守起居郎兼權中書舍
人林機論司馬光有言君子以德勝才小人以才勝德
才德之辨願陛下察之上曰朕於此未嘗不加察但恐
有所未盡漢高祖名知人謂陳平智有餘難任周勃重
厚可屬大事盖得此道 丁巳御書御製用人論賜宰
臣陳俊卿等 己未林機奏本朝慶曆三年歐陽修建
言臣僚奏事退令少留殿門候修注官出面錄聖語至

七年王贇始請只令備錄開報遂為定制是以仁宗皇帝之朝道德教化之源禮義刑政之具載在國史最為詳悉由史官之職也近世以來臣僚奏事例以不得聖語為報伏覩在京通用令諸進對臣僚有親聞聖語應記注者限一日親錄實封報門下中書後省事干機密難於錄報者止具因依申知又勅應記註事不報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次乞睿旨降付兩省檢舉前件條令庶幾得以特書大書垂信萬世詔檢坐見行條法

申嚴行下 辛未給事中兼侍讀胡沂進對論朝廷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 是月令節臣母得薦舉通判有履行著聞職事修舉者許監司列銜保奏 嚴監司郡守選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保任終身限五日聞奏見任郎官不在薦舉之數 十二月甲辰秘書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竊見太平興國三年初修太祖實錄命李昉等同修

而沈倫監修五年成書及咸平元年真宗謂倫所修事
多漏略乃詔錢若水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
年書成視前錄為稍詳而真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
年復詔趙安仁等同修王旦監修明年書成太宗實錄
初修於至道再修于大中祥符九年神宗實錄三次重
修哲宗實錄亦兩次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所以屢修則
與太祖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已又輒以
私意變亂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為辨白也誣謗雖則辨

白而漏略固在然猶愈乎近所修徽宗實錄蓋徽宗實錄疎舛特甚史院已得修旨四朝正史竊緣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儻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乞用太祖太宗故事將徽宗實錄重加刊修更不別置司局只委史院官取前所修實錄子細看詳是則存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誤則改之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趨成又言臣近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迹纂述

長編既具即可助成正史 是月張栻新除嚴州入見
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且謂栻素論當與已合數
遣人致意栻不答見上首言曰先王所以建功立事無
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之心也陛下
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
害吾胸中之誠者乎有則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
所間雜則見理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
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士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

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
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若
中原之內聞吾君愛惜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樂如此
則其歸孰禦上曰誠當如此况中原之人本吾赤子必
襁負其子而至矣栻又奏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
邊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不然或有誕謾豈不誤陛下
倚任上曰若誕謾必至誤國事栻又奏先聽其言却考
其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庶以功栻至郡問民疾苦首

以丁鹽絹錢太重為請詔蠲其半 降會子二十萬貫

行兩淮漕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並以鐵錢及會子付
使 是冬措置兩淮陳子實言準指揮復置萬弩營令
乞以神勁軍為名合行事件乞並隸屬官田所兼乞下
淮東漕司就真州計置營寨又遇招到萬弩手以本軍
忠勇使効為名支給例物並免户下科敷差役及三百
畝稅賦並從之

庚寅乾道六年春正月壬子朔 是月黃中入對初中

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安穆皇后家當賜田而奪殿前軍所買田以自入軍士以為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不可而侍郎錢端禮奏予之中復封上羣小因是媒孽中遂罷去諫官尹穡詆中為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至是上思中老儒召赴闕引對中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

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上皆聽納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止作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欽宗梓宮遠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耳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

而盡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
中未滿歲即乞告老且陳十要道之說以獻且曰用人
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才者用
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
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覈事實者
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
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臧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
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

財之要道也 甲子詔真州六合縣遺火延燒居民寨
屋統制官錢卓並不用心救撲顯是弛慢不職可降三
官 丙子建康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令振同淮西
總領相度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入隊帶甲不堪披帶
人且令依舊屯田於所得子利內約度支給養贍契勘
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
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于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
不給乞將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拓臯莊各召歸正人

耕作外其和州界屯田並行廢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
軍詔其田令和川召人租田如無人即估價召人承買
是月戶部言自放行度牒已賣一十二萬餘道今考
遞年所納免丁錢止增三五萬貫顯是州縣侵隱望行
下諸路提刑司檢察括責盡數入經總制帳每季起發
從之 二月壬午朔 是月詔均役限田略曰朕深惟
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
限田抑遊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

計為朕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留以負
委托 三月壬子朔戶部侍郎葉衡言三務場每歲所
收入納茶鹽等錢依指揮比較如有增羨方推賞竊慮
將別色應數欲乞立定歲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
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收納及額方得推賞 是月
省諸司吏員 罷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仍以總領兩
淮浙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為名 詔復都大發運使
以史正志為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

發運使江州置司尋降緡錢三百萬充糴本戶部一百四十萬左藏南庫一百六十萬尋命總領並兼發運使罷鑄錢司以其事歸轉運司 罷四川安撫制置司併歸宣撫司 夏四月乙未校書郎劉焞奏蜀中毀錢以爲銅而乃欲權其銅以鑄錢上問蜀中有出銅處否焞對蜀中銅山但有名耳祖宗時嘗權其銅額不過三百六七十斤上曰原來所出只如此焞奏不但止如此亦自元無之沈該嘗作相建議令權銅山之銅時王之望

為轉運使風采震動一路然竟不能權後但料數民間
以應朝廷之令而已上曰如此豈可 劉焞又奏衛文
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事上問衛文公能
致富莫只是節儉所謂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否焞奏作
傳者但記其恭儉之事至於文公操心自別有道所謂
秉心塞淵是也若如此沈審即無輕發之事自不枉過
歲月所以如期致富也上曰極是極是 焞又奏論崇
觀以後政事多不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水利

曰官田曰水運曰開邊上曰此皆崇觀創為之否煇奏
崇觀皆以紹述為名建立政事人多乘時獻言故多所
更張上曰獻言者固是迎合朝廷聽之亦太不審煇奏
治平以來君子小人消長事上曰朕每痛念自治平以
前都無事皆自王安石唱之其後章子厚蔡卞繼之至
靖康間大臣猶庸繆無狀更不曾畫一策以至敗亂煇
奏大抵君子消之幾盡小人既去則不免用庸人上曰
極是朕每以此為戒上又曰大抵小人之進多因迎合

朕每誦兩句云不察察以為明不穆穆以為恭小人察之亦豈勝察但令無可迎合足矣 令淮東萬弩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施行時陳俊卿為相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借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民兵合首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

方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詞
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憂但守臣得人公心體
國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
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癸丑臣
僚奏每遇大禮凡所湏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
拋降近處州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足
於平民並不支還價值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
姦宿賊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

希濶之典豈不能捐十數萬緡錢選清強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賣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絕去姦弊變怨嗟為謳歌如此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矣詔從之 辛酉校書郎蕭國梁論漢武

帝承富庶之後而有虛耗之弊盖用之者多不止為征伐也上曰不獨漢武帝為然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承平之後未有不奢侈朕他無所為止得節儉又論鹽鐵商車緡錢等事皆取民無藝上曰正不

必如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茶鹽不必外為之法上
曰祖宗茶法已盡是誠不必更變

臣留正等曰古之為國家者類皆成於節儉而敗於
奢侈故卑宮室惡衣服禹所以興至桀則瑤臺瓊室
而亡矣不遇聲色不殖貨利湯所以興至紂則以酒
池肉林而亡矣自三代以至漢唐靡不然者 壽皇
聞蕭國梁用財之說反復論議深懲漢武之失至謂
他無所為止得節儉此與禹湯之意若合符節誠百
王之執
範也

甲子前知廣州龔茂良進對上曰廣南在祖宗朝多
以重臣分鎮後來士大夫乃以入南為憚南方農事近

來如何茂良奏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
歲湖寇侵擾廣東人戶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奏聽納
之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賞之恐
好言利害之人紛然競進上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
服以庸豈可未見效便賞言者茂良奏其下文明言帝
不時敷同日奏固功蓋恐反此復為預防之說以告舜
上曰正是如此 庚午戶部狀已降指揮自行在至建
康府沿路征稅頗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

郭稅務至鎮江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里接近收稅繁
併去處合行省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 癸酉新知
泉州胡銓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
不可以已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
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說禮之用甚大於是
詔胡銓可與在京宮觀兼侍講 甲戌詔曰朕嗣承大
業所賴薦紳大夫明憲度總方略率作興事以規恢遠
圖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

而百執事之間翫歲愒日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便文自營以為智模稜不決以為能以拱默為忠純以繆悠為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見趨事赴功之人則舞筆奮辭以沮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從締交以附之甚者責之事則身媮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仗節死義之風豈廉耻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於衆也繼自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

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 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
為良民之害願行者長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為之罷去
保正之役臺諫戶部看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
耆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欲
下兩淮路權依此給催直募耆戶壯丁從之 戊寅詔
舊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於
未然之前臺諫則勅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
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頻憚於論列深未盡善

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是事之至微亦無致忽少有未當可更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事

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人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以為未可復手疏言之事得少緩允文至是復申前議一日上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北地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為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驚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耻然性質頑滯

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為嘗試之舉是以
前日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
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
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不
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
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
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三
上乃許出知福州陞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安

邊陲泛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初
吏部尚書江應辰舉李垕應制科旨召試權中書舍人
林機言垕詞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俊卿奏
元祐中謝琮亦獨試機蓋為人所使耳上詔俊卿詰之
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謀以是沮應辰而對上又不以
實二人因此遂罷應辰竟以與右相論事不合求去俊
卿奏應辰剛毅正直乞留之因數薦應辰可為執政上
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蓋向允文而

俊卿亦數求去矣 俊卿在相位曾覲官滿當代度其

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覲意似不欲為
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出覲及大淵中外無不歎仰盛
德今外間竊議以謂覲必復來願陛下捐私恩以伸公
議上稱善久之俊卿既去覲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
以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 閏五月壬午詔

廣東運判劉凱特降兩官以凱嘗奏曾造之最至是造
犯贓凱以失舉坐罪故也造前知潮州以贓敗除名勒

停編管兩雄州仍籍沒家財又前知梧州皇甫謹以侵盜官物入已特貸命刺配梧州 甲申刑部狀據建康府司法參軍趙善寅申準勅節文今後權將勅律內應以絹定罪之法更遞增一貫通四貫足斷罪外有勅內以錢數定罪擬欲一例遞增一貫乞備申朝廷又刑部狀據太平州申亦為上件事並送部看詳本部乞將應紐絹定罪更增一貫通作四貫其以錢定罪者亦合一體更與遞增一貫詔從之 壬辰鎮江府金壇縣布衣

陳士英上書秀州有大辟公事送鞠於常州勘官邾次雲行司張濤臨鞠結案某人枉就死地後致正殺人者出官首身秀州取元行案張濤本縣隱蔽夫前冤枉之獄既如此後容吏之罪又如此有公道乎體上意乎刑獄之大者尚如此矧其小者灼見其弄法矣詔令呂正己體究申尚書省 己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於沿江如斬之江口池之雁自昔號為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沂流而上至於荆峽

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貨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先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欲乞行下沿江諸路監司嚴行禁革及刷沿江置場繫併處取旨廢罷從之 壬寅詔江東諸郡多有被水去處漕臣黃石不即躬親按視止差縣官前去顯是弛慢可降兩官 癸卯詔江東運司將建康府太平州被水分縣四等五等人戶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一年不得巧作名色依舊科取如有違戾令監司按劾許人戶越訴 丁未詔入

內內侍省東頭供養官徐攷叔為不合請求去法特降
一官送吏部與遠小監當 是月詔諸州人納解發並
用錢會中半 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受書二事也
敵復書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
雒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
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
於旅柩亦當並發於行途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
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

安在自紹興講和後定受書之禮及乾道再和循舊例
降榻受書畢復御座上頗悔之先年因其報問使還及
其年遣李若川賀敵尊號悉命口陳祈削舊禮不報至
是虞允文議遣使上問誰可使者允文薦李燾及成大
退以語燾燾曰今往彼必不從不從則以死爭之是丞
相殺燾也更召成大告之成大即承命 兵部尚書黃
中嘗從容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欽廟梓
宮未返朝廷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使敵國

之日彊或以是而窺我矣上異其言比成大致書敵果
以為詞云 詔遣使本為祈請祖宗陵寢而臣下妄興
異論可見不忠不孝吏部尚書陳良祐可放罷筠州居
住時議遣泛使往請陵寢良祐上疏爭之故也 置舒
州鐵錢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
為額 六月辛亥詔諸路監司責任非輕近來多有闕
官去處可檢照累降卿監郎官更迭補外指揮施行

壬子內拋降郊祀詔曰要當一純二精務盡吉蠲之饗

蓋為羣黎百姓匪專服御之華 丙辰權盱眙龔鏊奏

本軍去秋旱申告朝廷於高郵軍撥米二千石賑貸今
二麥收成見在總所牒催還已一面告報人戶情願具
到收成熟田每畝迭納課子小麥三升補助支遣勘會
龔鏊所陳止緣總所拘催先借撥過高郵軍椿管米二
千石致上件申請特與除放 癸亥軍頭司引見臨安
府疎決罪人

臣留正等曰恭聞真宗皇帝咸平之四年嘗勅三司
引逋負官之人於崇政殿上親臨問釋二千六百餘

人除二百六十餘萬緡越明年又聞逋負名籍釋繫
囚一千二百六十蠲物八萬三千信史書之天下誦
之以謂堯舜三代之仁政不能加毫末於此今壽皇
聖帝哀矜庶獄蒐講舊約厘厘當暑引見繫囚尋降
敕書悉從末減仁哉壽皇聖
帝之心真宗皇帝之心也

丁卯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進對奏近日陛下
治徐考叔請託之罪并及徐伸罷之英斷赫然臣為諸
臣言陛下懲姦不私於近有君如此何以負之上曰朕
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奏謀國當先
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

於成上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况謀國而無定規乎 辛未臣僚言竊見勅令所書成欲進愚謂所書蓋君子所盡心者金科玉條不容有改况其利害禍福所係非輕欲望朝廷曲加參訂所貴永有成法天下幸甚詔委兩省侍從審覆訖取旨進呈 甲戌權發遣靜江府李浩朝辭進對上諭監事曰相度以聞官吏貪虐庸懦不任職奏來 乙亥趙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朝見進對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

夾習上曰嚴整乃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廓
奏臣所陳皆今日軍政之弊時宰臣謂敵衰可圖建
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大夫有指其非是者輒斥去之是
月吏部郎中兼權起居郎張栻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
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言以絕
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度之
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
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

詔明復讎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旦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於是棧見上上曰卿知邊境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邊境饑饉連年盜賊日起棧曰邊境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棧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之默然久之棧因出所奏疏

秋七月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為額從州人之請也 甲午臣僚奏竊以省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國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上下苦之宜及中外正無事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欲望陛下委自朝廷博訪官司凡有行遣遷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為更革事既漸簡日多閒暇而以圖回萬務有餘裕矣詔從之 丙午權戶侍王佐言今之戶部即祖宗時三司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

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為割戶部經常之費
為別庫椿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則一也
今欲將戶部所入根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驅磨俾無
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
常用度之餘有趙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支外盡以歸
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
撥不惟事切一體形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
詔專委王佐趙造簿籍令陸之望同措置 八月己酉

新權發遣衢州朝堅常進對奏廣糴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矣卿所奏甚好

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奏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糶上曰即為施行 戊午

新權和筠州葛祺進對論恢復大計上曰盛衰禮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上曰會稽八千人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乞修葺漆造月具數目申奏上曰甚好已令修葺 新修和饒州江瑆進對上曰卿向

來所陳鹽利甚好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
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廣上又曰鄱陽所出瘠薄卿
宜有以撫卹之 丙寅新知真州常禋進對奏寬民力

事上曰不可擾及百姓民兵切留意 臣僚言比年監
司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悉
稱陛下東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則之
臺之省以至撾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見省則
愬之州州不見省則愬之監司監司又不見省則死且

無告矣欲望陛下益加宸慮如除授遠地監司郡守比
近地為加審委臺諫訪問糾劾比近地為加嚴詔從之
癸酉太學正薛元鼎進對論周之名將南仲為武成
王同時之將乞改配食武成王上喜以謂南仲之孫皇
父猶為宣王中興之將便可施行又奏太學釋奠輪差
南班宗室陪位觀禮今差武舉從祀已定乞令三衙管
軍及環衛官輪陪位觀禮上曰亦使之知知寧國府
姜誵劄子今來合於十月內措置修圩濟養圩戶饑民

除以委官前去相視料度工役續具申聞外今採訪得
今來所壞圩岸比之紹興年內所費多所減省兼有合
行門決除廢去處見行相度亦當具申朝廷詔其餘州
軍有圩岸損壞去處令守臣依此措置修整仍具工役
去處申尚書省 甲戌右朝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祖
宗成法上曰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與更張 是月
復勅令所 九月壬寅新權發遣衢州施元之進對進
用人責小過太詳上曰今日之弊正在此

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取其長者必護其短其大節苟可稱則其細故雖略焉可也漢高祖不以小行而廢陳平唐太宗不以怨仇而廢魏證卒之謀謨諫諍皆為名臣其理蓋昭昭也觀守臣論用人青小過之失而寄皇灼知為今日之弊聖謨洋洋如天覆物人才之在天下孰非可用者乎

是月詔役法為下三等戶之害並以官民戶通差

池州都統吳總朝辭上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中擇卿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 冬十月戊申權發遣興元府

王之奇奏伏覩歸正官承信郎劉湛右迪功郎劉思顏父子等保護陵寢忠義事節湛子師荀師顏與其親黨

幾五十人深念祖宗德澤不顧敵國驕橫謂聖朝陵寢不可犯謂臣子節義不可失共甘一死以支強弱之形勢連年繫獄子死婦亡衆人聞此為之骨驚而湛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資忠義何以至此詔承信郎劉湛特轉兩官劉思顏改右承務郎陞擢差遣秦世輔特轉一官陞充正將仍宣付史館 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黃鈞進對論士大夫風俗不振上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又論水旱上曰當早為

之備 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因論昔曹彬下江南太祖皇帝靳一節度使不予近世為將者未嘗有戡難破敵之功爵賞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鑒是為駕馭之術庶可責效於異日上曰此實人主礪世之術也

丁巳權知襄陽府司馬倬奏父故試兵部侍郎朴乞賜諡得旨特與贈諡太常寺欲擬諡曰忠肅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詔司馬朴賜諡忠潔 甲子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與修勅令

請於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
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衆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之以
軍法其亦不仁甚矣仰惟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
法並前後勅旨緝而修之越舊書成廼以奏御而丙夜
之觀尤為詳悉其間有未便於人情未安於聖心者莫
不朱黃識之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後頒行欲望播告
中外惟新書是遵上曰朕已看一遍亦異乎隋高祖之
事矣詔從之 癸酉新江西轉運判官芮揮進對上曰

卿當先正士大夫風俗次則民間訟牒早與裁決其次則漕運卿所陳甚好在合理會奏來 是月復武提刑先是陳俊卿在相位日御札依祖宗舊制復置武提刑俊卿言此職自景德以來置復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關事負外增置徒為煩擾乃止至是卒置之 造會計錄從都大發運使史正志之請也 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今後使人往來應副舟船並責令篙梢結罪如敢船載錢寶一文以上過界流配一貫以上及

憑恃貴勢抑勒裝載並依軍法施行若篙梢隱匿與犯
人一等斷罪仍許人陳首若錢數多取旨陞擢漕臣不
行覺察重行黜責 壬午郊 乙酉大禮慶成臣僚劄
子伏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聖帝致齋酌獻景靈宮天宇
澄霽祥煙瑞霧環繞殿楹回鑒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
陰雨頓開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焉明日駕如青城亦
晴道旁觀瞻甚盛霏微凍雨還作將祭之夜駕幸大次更
衣數星燦然現於雲表及登壇樂作四郊雲陰尚盛獨

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終禮成不雨行禮之次差官巡杖
至城門雨大靈獨泰壇無有此皆聖上寅畏格于上天
天意昭答乞宣付史館以彰聖德詔宣付史館 張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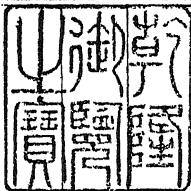
劄子略曰陛下之心即天心也陛下之心欲定未定故
上天之應乍陰乍晴天人一體象類無間深切著明有
如此者臣願陛下毋以此為祥瑞之事而如此存敬戒
之心試思夫次日御樓肆赦之際日光皎然四無纖翳
天其或者何不早撤雲陰於行事之時使聖懷坦然無

復憂慮而必示其疑以為悚動然則丁寧愛陛下之意深矣天意若曰今日君子小人之消長治亂之勢中外之形皆有所未定特在陛下之心何如耳若陛下之心嚴恭兢畏常如奉祠之際則君子小人終可治治道終可成國耻終可滅當如祀事終得成禮惟陛下常存是心實天下幸甚 己丑國子錄姚崇之輪對論大將而下有偏裨準備將之屬豈無人才可膺王佐之任乞驟加拔擢如古人拔卒為將上曰苟得其人不拘等級

權通判建康府許克昌進對乞命兩省侍從更宿禁中
賜以燕閒從容以盡天下之事上首肯如是詔許克昌
與知州軍差遣又乞命郡守以治兵為殿最武臣提刑
按閱郡兵上曰正是如此又論揀汰使臣及歸正人州
郡拊之不至上曰卿如今典郡正要如此又論禁流言
上曰流言為害又論弭盜賊上曰甚好 庚寅臣僚劄
子伏覩已降指揮加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
皇后尊號謹按太唐詔令凡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

百官上表陳請謂宜參用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詔從之 十二月丙辰監左藏西庫周權進對奏增減偽會罪賞上曰期於必行又奏行賞罰上曰當先賞而後罰 戊午太學錄袁樞輪對因論今日圖恢復當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舉上曰卿言極是當如此 己未工部侍郎胡銓奏於隆興之初仰蒙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上曰可具姓名來 庚申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當今縣邑之政出於苟且為令者惟

知以官錢為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而民訟
不理皆置不問上曰豈可取其辦錢而不察其政 癸
酉詔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
責授楚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其發運司可立近限結
局 復置淮東總領所 大閱於白石



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上